

大儒二程

定居洛阳

王杰

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二程与洛阳的渊源——他们是怎么来到洛阳的?在洛阳又和哪些人来往?他们的学问又是如何从这里传向天下的?

前面我们讲到过,二程定居洛阳要从他们的祖辈说起。宋太宗时期,二程的高祖程羽官至兵部侍郎,赐第于开封。后来二程的曾祖父程希振去世,安葬在伊川。等到程珦到洛阳任职时,就把家安在了洛阳履道坊,也就是今天的洛龙区李楼镇贺村一带。从那时起,二程就定居在了洛阳。

履道坊始建于隋朝,位于隋唐洛阳城东南角。这里水塘遍布,竹林成荫,风光秀丽。隋唐时期不少皇亲贵胄在此建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府邸也在这

里。二程的住宅就在今天的贺村以西、狮子桥以东一带。据记载,1093年,杨时来洛阳拜见程颐,见面地点就在履道坊附近。那时距程家迁来洛阳已37年,可见程家在履道坊居住了很长时间。

二程的邻居也都不一般。从二程家往西北是司马光住的集贤坊,文彦博、吕公著的住处也都离得不远,往南七八里就是邵雍的安乐窝。除了这些邻居,还有很多慕名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从早到晚挤满门庭,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赶来。文彦博曾称赞程颐:“斯文已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

正是在洛阳,二程完成了理学思想的构建。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等核心命

题,为后来的儒学提供了哲学根基,也成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源头。

程颐考中进士后,除了在外做官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弟弟一起讲学。程颐在两次科举落第后,绝意仕途。1082年,程颐想在龙门讲学,就给西京留守文彦博写信。文彦博就把自己在伊阙南鸣皋镇的一处小庄院连同十顷良田一并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伊皋书院,也就是今天的伊川书院。程颐去世后,程颐除了当过一年多宋哲宗的老师,其余二十多年都在这里讲学著书,培养了大批学生。他晚年搬到嵩县居住,子孙繁衍形成村落,明代宗时被敕封为“两程故里”。洛阳因此成了宋明理学的千年祖庭。

韩国代表团曾专程到洛阳,面向两程故里遥拜;中国学者石立善先生称拜谒两程故里为“朝圣之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也留下了“二程肇始,朱子发挥”的题词。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二程当年在履道坊的宅院里、在伊皋书院的课堂上,思考的那些关于天理和人心的道理,早已跨越时空,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洛阳这片土地,见证了二程从定居到创立理学的历程。而他们的学问,也并非孤峰突起——下一集,我们将讲到二程的表叔张载,以及叔侄三人在开封的一场论道,那又是另一段影响深远的佳话。

(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大儒二程》)

文化溯源

西华有个“桃花源”

袁自改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苛政、战乱、蝗灾、水患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出现十室九空、满目疮痍的局面,大明政权刚刚稳固,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农业,发展经济。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朱元璋依照先例,从山西大槐树地区向中原移民,当时明朝的政策是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政府对移民施行发放优抚资金、奖励耕牛等鼓励政策。这些移民不但拖家带口,还把祖传技艺、农业技术、优良品种等随身带走,以便在新家园快速适应谋生。其中,山西安邑解州世代种植蟠桃(现为“闻喜蜜桃”),特别有名,是皇官贡品,南下的移民就把这种蟠桃的种子也一并带上,统一在大槐树下登记、发资后进入中原。

按规定哪批移民对口迁居哪个地区,后来监管的官差也疲惫了,疏于管理。解州移民走着走着,相中地点就停下来考察,遇不上理想之地就一直往前走。

其中解州一个移民群体原规定的迁居地是江淮流域,这群人由族人带队,又有车马之便,

带着特色农业的传统技艺,进入河南腹地登封地区,便一直沿颍河逶迤向东向南,边走边观察边商量,终于在颍河中下游西华县境发现了一处好地方。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经过族人仔细鉴定,最接近故地解州蟠桃生长的土壤。族人商议,决定在此落脚。他们不是按指定地区居留,官差不允许,他们装作生病,以需要调养为借口,躲过官府管辖,不再南下,在此居住下来。他们带来的解州蟠桃优良品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这群大槐树移民就是现西华县黄桥乡裴庄村的先民。村中裴姓居多,村庄遂以姓命名。

到清朝中后期,裴庄村以优质蟠桃种植为业者占据多数。山西裴姓移民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头脑灵活,落居不长的时间内,借助当地资源优势,便把从解州带来的蟠桃种植做得风生水起,名扬四方。

现在的黄桥蜜桃是在清末的解州蟠桃改良优化而来的,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清末,裴姓移民带来的解州蟠桃品种出现味道变异、品质变差的情况,桃农一时束手无策。



裴庄村万亩桃园观景台上,汉服美女翩翩起舞。 理真真 摄

有一裴姓老农夜里做了个梦,他到山西老祖宗的桃园询问其故,老祖宗听说情况后,笑着解释道:“原来的解州蟠桃传说是当年弼马温孙悟空大闹蟠桃园时,用脚踩扁遗落凡间造成的形状。蟠桃品种每过一个周期,就要发生变异,出现怪味,传说是孙悟空的脚气味。咱们的解州蟠桃在裴庄繁衍,这是到了改良周期,从形状到品质都要改良。”裴姓老农问老祖宗

改良之法,刚听到一个“嫁”字,突然一只狸猫“咣当”一声蹬掉瓷碗,打断了其梦境。梦醒之后,老农望着窗外一轮秋月,细细品味老祖宗说的这个字,不得其意,后来经过多人细致推敲,得出是“嫁接”之“嫁”。与什么嫁接呢?又是不得其解。后来忽然想到,是狸猫打断梦境的,应该是梨树。哪里的梨树呢?老农想到了梦醒时看到的一轮秋月,一下子悟出了“秋月梨”。对,就是山东的秋月梨,因为他做梦时就是在东山墙套间的床上喝酒后入睡的。思路一点点打开后,裴姓老农立即行动,用山东秋月梨嫁了解州蟠桃,果然一试成功!黄桥蜜桃应运而生,从味道到形状彻底改良成新品种,这就是现在游客陶醉在黄桥蜜桃的美味中,隐隐感觉到桃味中掺杂一丝蜜梨后味的原因。

如今,黄桥乡以裴庄村为核心的万亩桃园,以风味独特的黄桥蜜桃名满天下,每年吸引近百万名游客和各地客商前来观光赏花、采摘果品、洽谈合作,成为中原地区知名的观光旅游地和鲜桃物流基地,形成了从种桃、卖桃到赏花、观景,再到喝桃花酒、住桃花院、看桃缘戏、赏桃艺品的文旅产业链。

这方“桃花源”,既能饱览“满树和娇烂漫红”“夹岸桃花蘸水开”的烂漫盛景,更是传说中撞桃花运的好去处。不信?快来试一试!

我是河南项城三店人,生于周口乡土,中年定居宁夏。客居塞上多年,日常路过城区校园的操场,清脆熟悉的拍球声掠过耳畔,总能瞬间拽着我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落回豫东周口故土那片泥土操场,落回那圈挺拔的白杨树旁,落回我清贫又滚烫的少年时光。

我少年时,扎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豫东乡村。那是物资匮乏、农事繁重的年月,连片的庄稼地围着村落,乡间没有游乐设施,一方泥土操场,是乡村少年为数不多的念想。石庙学校的操场四周,整齐栽着一圈白杨树,树干笔直,枝叶清朗,静静环抱着一方坑洼不平的泥地球场。扎根在周口大地的这些白杨树,从我入学那年就默默伫立着,见证我从懵懂孩童,一步步追逐热爱,经历遗憾、向阳成长。

我十岁方才入学读书。石庙学校兼具小学部与初中部,校园年级跨度很大,球场上驰骋的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初中大龄生,身形魁梧、体格健壮。偌大一所学校,仅有的一个篮球,被牢牢攥在这些大孩子手里,是整个校园最珍贵的物件。

刚读一年级的我,瘦小单薄,永远挤在人群最外围。每到课余,操场人声鼎沸,我踮着脚尖,脖颈伸得发酸,透过层层晃动的人影,只能零星看见橘色皮球腾空、坠落、弹跳。我的双手局促地贴在裤缝上摩挲,无数次想往前挪一步,想伸手碰一碰那个遥不可及的篮球,终究怯懦地收了回去。我站在白杨树下,静静看着眼前的热闹,却始终融不进去。

豫东的黄土、沙颍河畔的田地,周口乡下成片的白杨,养出了一辈辈踏实勤恳的乡人。父母终日劳作,眼里只有农活与生计。在他们看来,读书是正途,打球是贪玩,是不务正业。每日放学回到家,我匆匆扒几口晚饭,放下碗筷就往学校操场跑。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摸到篮球。瓷碗重重磕在桌面,声响未落,身后便传来父母数落的呵斥。我不敢回头,不敢辩解,只顾着奔向心心念念的操场。晚风卷起尘土,白杨树叶沙沙作响,白日的委屈、心底的不甘,全都混着汗水,默默淌落在泥土里。

无人指导、无人陪伴,我的球技,全靠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天色未明,全村尚在沉睡,我双腿绑着自制的沙袋,独自踏上鲍肖路。这条路东接鲍庄、西连肖庄,路边挨着规整的丰产渠,沿路整整齐齐栽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整条土路绿树成荫,渠水静静流淌,清晨四下寂静无人。我就在杨树下、渠岸边来回奔跑,日复一日,磨出我的耐力,练出我的脚力。

放学后,同窗尽数归家,我独留操场苦练。晴天满身黄土,雨天满身泥泞。环绕操场的白杨树缝隙,成了我专属的训练场地。我在树隙间反复变向、跨步、上篮,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慢慢吃透了乡间球场最朴素的攻防规则。我凭着极致的灵活与爆发力,辗转腾挪、抢断突破,在一众球员里渐渐脱颖而出。

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终让我迎来少年最耀眼的高光。1975年,项城筹备全县小学生篮球联赛,各乡镇率先开展选拔赛。二十余所小学轮番角逐,李寨、范集、贾岭等周边乡镇的强队接踵而至。白杨树下的赛场沸腾着,呐喊声、拍球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凭着日夜苦练的功底与队员间默契的配合,我们一路过关斩将,击败对手,拿下了乡镇第一名,顺利得到进军项城总决赛的资格。

那段日子,我走在乡间村落,总会得到邻里乡亲的驻足夸赞。从前总斥责我贪玩的父亲,也会在邻里闲谈时,轻声说起,俺家老小打球厉害。我默默听着,低头走着路,眼底悄悄发热。长久的委屈与不甘,无数个晨昏的苦练,终于换来了家人的认可,白杨树下的荣光,真切地落在了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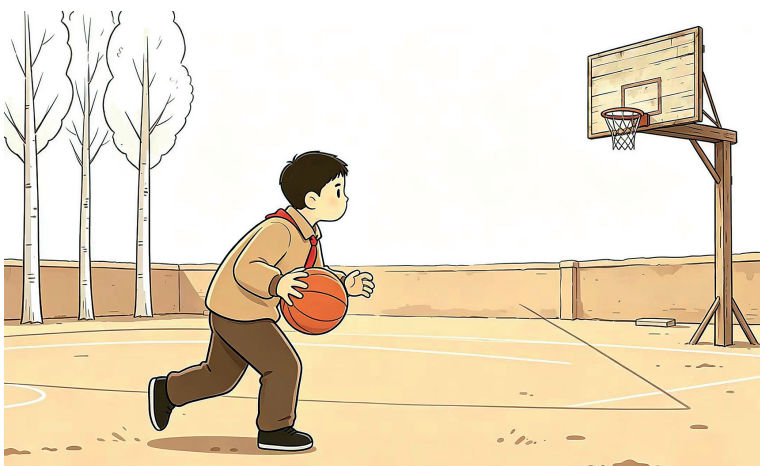
怀揣着满腔憧憬与热血,全队收拾行囊,静静等待奔赴县城赛场的日子。谁也未曾预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击碎了所有期盼。连日的暴雨淹没乡野,田地倾覆、道路断绝,全县小学生篮球联赛被紧急取消。我抱着陪伴我无数日夜的篮球,日日守在校门口,从清晨等到日暮。我站在空旷冷清的操场,身旁的白杨树静静伫立,往日沸腾的赛场只剩满地泥泞。怀里的篮球,此刻沉重得让人抱不住、放不下。一腔滚烫的热爱、数年的拼命苦练,被一场大水彻底吞没,最终落得一场空。

洪水退去,校园重整,时代学风悄然转变,学校重心全面转向文化课学习。我遵从安排,转入没有篮球场的马庄学校。自此,熟悉的拍球声彻底消散,白杨树下的赛场荣光,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

我收起热爱多年的篮球,沉下心理进书本里。年少时绑着沙袋、沿渠边在杨树下奔跑的韧劲,球场上反复打磨、不服输的执着,从未被洪水带走。从前用来奔跑练球的毅力,化作挑灯苦读的恒心;从前对抗赛场压力的沉稳,变成深耕书本的笃定。靠着这股从泥土里、球场上磨出来的劲头,我潜心求学,顺利考上高中,走出了乡村少年的另一条人生路。

岁月辗转,数十年倏忽而过,我告别中原故土,扎根塞上宁夏。经年漂泊,故乡的泥土操场早已翻新,当年沿路成排的白杨树,或许早已枝叶更迭、不复旧貌。

周口的风,吹过年少时的白杨树,也吹遍了我往后的半生路途。那些在白杨树下、渠水边上练出的韧劲,陪着我跨过半生风雨,走过人生的坎坷长路。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颍河岸边,桃花与油菜花竞相绽放。 理真真 摄